



島霞

周肖

霞岛

周 肖



解放军文艺社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霞岛》，是描写一九六二年我南海前哨岛屿军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运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共同守岛建岛，胜利地粉碎了蒋匪帮武装窜犯的斗争故事。小说围绕着发现失密，侦破黑色线路，挖出潜伏特务，歼灭武装匪特等情节展开。

作者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颂扬了保卫祖国海疆的我军指战员和民兵；刻画了主要英雄人物——霞岛守备队队长石玉亭，以及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曾秀女、老渔民洪金伯、夏莲娜、民兵排长洪大裕、战士彭钢、王英、军医谢立群等英雄形象。

封面设计、插图：寥宗怡 曾照欣

霞 岛

*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七二一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2·插图10张·字数292,000

1974年12月第2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

书号10137·7401每册0.95元

目 次

第 一 章	重返霞岛	1
第 二 章	心潮逐浪	10
第 三 章	有心人	23
第 四 章	码头舞台	35
第 五 章	多思	47
第 六 章	不平常的生日	56
第 七 章	失密	66
第 八 章	山中暗哨	76
第 九 章	四画笑面虎	89
第 十 章	追谣	100
第 十 一 章	望洋崖风云	117
第 十 二 章	一条黑色线路	127
第 十 三 章	敌情分析	136
第 十 四 章	初探擎天礁	147
第 十 五 章	联防哨	157
第 十 六 章	战友情深	169
第 十 七 章	龙腾虎跃	183
第 十 八 章	海上遭遇	196
第 十 九 章	两代人	207
第 二 十 章	井台斗智	219
第 二 十 一 章	东风劲吹	230

第二十二章	满载而归	243
第二十三章	决策	257
第二十四章	欲擒先纵	269
第二十五章	将计就计	281
第二十六章	引蛇出洞	293
第二十七章	飞扑擎天礁	302
第二十八章	阴云滚滚	314
第二十九章	台风急	326
第三十章	周旋	340
第三十一章	密捕	353
第三十二章	全岛皆兵	366
尾 声		381

第一章 重返霞岛

一九六二年初春的一天。

暮色沉沉，雾海茫茫，天边响起几声郁闷的滚雷，一团团灰蓝色的低云随风翻卷，飞驰而来……

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军人，肩背背包，手提网袋，迈着流星大步，急行在滨海的红土公路上。他叫石玉亭，今年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一身硬梆梆的肌肉把军装撑得鼓鼓的，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炯炯闪光。四年前，他由霞岛调到守备区警通连任连长，现在又被调回霞岛任守备队队长，并且担任守备队党支部书记；县委和守备区党委还决定他负责霞岛军民联防的工作。他走着走着，忽然浓黑的剑眉轻轻一挑，想起守备区舒司令员谈到的敌情：“近来，美蒋匪帮在台湾张牙舞爪，可能要搞点子军事冒险。而且，据上级掌握的可靠情报，敌人对霞岛发生了特殊兴趣，已经把它列为准备窜犯的重点之一。”越想越觉得上级此刻让自己重返霞岛非同寻常。他仿佛听到了霞岛那熟悉的林涛的吼声，听到了霞岛军民紧急集合“唰唰唰唰”的脚步响。一种渴望投入战斗的急切心情，使他浑身热烘烘的。他不知不觉又加快了步伐。

一座灯光耀眼的滨海城镇出现在石玉亭面前。这是祖国南海岸有名的渔港，入夜以后仍然繁华喧闹。那繁星般的渔轮的灯

火，街道两旁人们进进出出的商店……都象征着十几年来巨大的变化。石玉亭一边走一边观看这渔港夜景，忽然听到左侧街廊里有人喊道：“老石！石玉亭同志！”

他急忙转身，定眼一看，原来是霞岛渔业大队的民兵排长洪大榕。小伙子长得强悍、粗犷，十分英武，两只大脚“啪嗒啪嗒”跑拢来，嗓门一开，嗡嗡直响：

“老石，看你这副急行军的架势，往哪里冲啊？”

石玉亭使劲抓住他那热乎乎的大手，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悄声说道：“回霞岛！”

“嘿嘿，开玩笑！”洪大榕连连摇头，咧开大嘴笑道：“真有那么一天，我唱着渔歌跟同志们去爬刀山，过剑岭，誓死保卫霞岛！”说着把胸脯拍得嘭嘭直响。

石玉亭看到洪大榕这副神态，不禁心头一热，想起那并肩战斗的日日夜夜，不论是海上追击匪船，还是岛上搜捕敌特，洪大榕总是冲在前，打头阵，屡次立下战功。于是，他欣喜地问道：“还当民兵排长哪？”

不曾想，这一问像是触及了洪大榕的心病。小伙子做了个怪相，嘟哝道：“唉，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哟！人家秀女说，我只能当排长，当不了连长。”

石玉亭差点笑出声来，憋着问：“为什么？”

“说我的政治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洪大榕瓮声瓮气地说。他翻愣翻愣黑眼睛，又做了个怪相，补充道：“如今人家是支部书记罗！”

霞岛渔业大队党支部年初改选，青年女党员曾秀女被选为支部书记，前任支书赵好佬改任党支部委员，后来当了渔业大队的副大队长。这些情况石玉亭是了解的。至于洪大榕怎么“政治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了，却不十分清楚。此刻，他看小伙子一脸

委屈情绪，不好再问，便开导说：“当好排长也不容易啊！再说，你们俩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又都是党员，有意见，好好谈谈心嘛！呃，我倒忘了，你们俩的喜事办过了吧？”

洪大榕脸色刷地红了。实在讲，当不当民兵连长，他倒无所谓，刚才的牢骚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真正使他恼火的是：去冬以来，曾秀女一再提出推迟婚期。这时，小伙子叹了口气，慢吞吞地说：“十多天前，人家说，等春汛忙过去，若是没有特殊情况就办。”

石玉亭心里一动，想道：当前正是“有特殊情况”啊！

“嗨！难得见一面，莫谈那些叫人烦心的事罗！”洪大榕摆摆手，岔开话题：“老石，说真的，你背着背包到底去哪里？难道真回霞岛？”

“组织调动的事，还能开玩笑吗！”石玉亭认真地说。

大榕眉头一皱，恍然明白过来，高兴地一蹦三尺高。他猛力摇晃着石玉亭的手，神秘地低声道：“对对对，守备队老队长调走一个多月了，指导员在政治干校学习，调你回去当守备队长，是吧？太好罗！什么时候去？”

石玉亭说：“舒司令员让我后天随新兵一起上岛。”

洪大榕突然双腿绷直，脚跟并拢，挺了挺肌肉凸起的前胸，喜冲冲地恳求道：“报告石队长，霞岛渔业大队五号船新安装了柴油机，决定今天半夜赶潮水启航。你能一起走吗？嘿嘿嘿，赶早不赶晚哪！”

石玉亭爱抚地在大榕那滚圆的肩头上拍了一掌，心想：任务紧迫，应该争取时间早一天上岛，何况，守备区政治委员尹正云为了抓好这场斗争，正在霞岛亲自布置工作，早去，还可以听听他的指示。于是，便到附近机关，给舒司令员打电话，请求提前上岛。得到同意后，石玉亭兴奋地回到街头，把背包递给大榕，

保证道：“我回家安排一下，^①一定在半夜十二点以前赶到码头！”

洪大榕一条胳膊夹着背包，喜出望外地望着远去的石玉亭，自言自语着：“办事痛快，利斧斩桅绳，合我们渔家的性子。”

石玉亭刚一跨进家门，就象报喜似地说道：“凤玲，党委决定，我又调回霞岛啦！”

正在伏案批改学生作业的高凤玲不觉一愣，忙放下笔，转过身来，望着石玉亭那喜气洋溢的神色，被感染得笑了：“党指到哪里，你就奔到哪里呗。几时走？”

“半夜十二点开船。”

“这么急？”高凤玲微微皱起眉头，慢慢移动着怀孕的身子，埋怨地膘了他一眼：“也不早点打个招呼，好给你准备准备。”但是，她心里明白，一定是有紧急的重要任务。她站起来，想帮助石玉亭收拾行装，发现地上只有一个大网袋，里面用脸盆盛着菜籽、菜秧和洗脸用具，便奇怪地问：“背包哩？”

“背包已经上船了。”石玉亭拦住妻子，自己也在床边坐下来。“凤玲，离开警通连，我的心又飞到霞岛啦！”

高凤玲文静地笑了：“咱们认识以来，你隔三差五地总是念叨霞岛，一会说霞岛又添新渔轮了，一会说霞岛又盖新渔楼了，今天想阿伯，明天想阿婶，还总忘不了你那老战友许家龙。他还在霞岛当副指导员吧？是呀，时间长了，印象深了，弄得我这个没去过霞岛的人，也常常梦游霞岛呢！”

妻子一番感情上的共鸣，使石玉亭更加高兴。他郑重地说：“好，有机会我一定接你去霞岛看看。”

“光看看哪？”高凤玲痴情地盯着他。“你不是说霞岛缺小学教员吗？那就等到秋后，我带着小家伙一起去，跟你在霞岛扎根，安家落户。不行吗？”

“行啊，哪能不行呢，太行了！”石玉亭亲切地笑着连连点

头。

三月春潮，行船似箭。

石玉亭在卧舱里刚躺了一会，就翻身坐起来了。他钻出舱门，深深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稳稳地站在前舱面上。他望望苍苍茫茫的黑色海空，看看磷光闪烁的夜海波涛。猛然间，“咣”的一声，一排巨浪冲击船身，腾空飞越船舷，暴雨似地倾泻下来，把他的前身都打湿了。他却昂首挺立，依然不动，一把抹掉脸上流淌的海水，极目寻视远方霞岛的影子，心中又翻腾起守备区党委的嘱托，暗自说道：“天塌不下来，霞岛也沉不到海底去。要斗，就斗吧！想打，就打吧！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今天的新中国，能够稳稳当当地屹立在地球上，就是千千万万革命前辈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斗出来的；今天的霞岛，能象一座钢铁堡垒，矗立在祖国的南海前哨，也正是霞岛军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搞军民联防，打人民战争，跟天斗，跟地斗，跟海斗，跟台风斗，跟拿枪的敌人和不拿枪的敌人斗，斗出来的啊！”

“石队长，上来坐坐罗！”正在驾驶室里操纵舵轮的洪大榕喊道。

石玉亭矫健地登上驾驶室，一边向小伙子询问霞岛的情况，一边观赏着黎明时分的海上景色。啊！亮晶晶的启明星，驱逐着黑夜，召唤着黎明，渐渐向高旷、深邃的天宇隐去了。东方的海空，色彩急剧地变幻着，从淡青色，鱼白色，变成乳黄色，金黄色，又变成桔红色，玫瑰红色……看！一轮火红的朝阳，粘起一滴海水，跃出了海面。瞬息间，只见光灿灿，色艳艳，满天火焰，满天飞霞。

石玉亭注视着前方熟悉的岛影，情不自禁地呼唤道：“霞岛！”霞岛是一座奇特的宝岛。岛的东西两端，袒露着一层层乳白

色、米黄色、浅褐色的花岗岩和云母片岩。在朝霞的辉映下，远望，天上飞霞，岛上生霞，浑为一体，富于浓厚的神秘色彩；近看，一层层外露的云母矿苗，晶莹剔透，银光闪烁，十分绚丽动人。岛上满山满岗，密布热带灌木丛，盛产白藤、红豆、仙人桃和中草药，一年四季，郁郁苍苍。岛北壑下，一弯天然渔港，是渔汛期渔船、渔轮聚集的地方。清澈的海水，托衬着水产收购站和供销合作社的高大库房，托衬着层层叠叠社员们新建的花岗石渔楼，真是一派富饶景象。解放前，由于它靠近深海的鲨鱼口海城，风大，涌高，浪险，曾得名“浪飞山”。解放后，军民一起建岛、守岛，斗争如火如荼，胜似殷红的朝霞，所以大家便豪情满怀地把它改名为“霞岛”。

五号渔船象是很能理解石玉亭的心情，“突突突”开足马力，高速前进，在碧蓝的海面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白尾巴……渐渐地，山上的营房清晰可见了。啊！守备队队部前面，石玉亭当年亲手栽下的那棵小榕树，已经长得浓绿遮荫；营房周围，他和战士们种下的马尾松、白皮桉、木麻黄，经历过多少次台风侵袭，依然顽强地生长着，直拔蓝天。山坡小路上，是什么在徐徐蠕动？原来是晚上自动回栏、早晨自动出圈的牛群和羊群，点头摆尾地进山去了。最使石玉亭心池荡漾的，还是那弯弯曲曲的白色环岛小路。它是一九五〇年初夏，他和战友们开山炸石，劈荆斩棘，修筑起来的。整整八年的时光，他和战友们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在那条路上巡逻，不知度过多少个迷雾的夜晚，迎来多少次晴朗的黎明！

“回老家了，看你高兴得不想睡也不觉累，是吧？”洪大榕手握舵轮，笑道。

石玉亭点点头：“说心里话，一草一木都感到亲哪！”

洪大榕见石玉亭这样爱霞岛，心里美滋滋的，脸上也增添了

光彩，话匣子打开了：“如今的日月，好比甘蔗水加蜜糖——甜上甜！这几年，我们擎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猛跑，真是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啊！哼，要不是那股子歪风，我敢担保，至少去年还能添一艘渔轮！”

石玉亭想了解得具体一些，特意问：“哪股子歪风？”

“闹自由化，搞自发破！有人财迷转向，鬼迷心窍，用恶毒的言语攻击人民公社，超产不卖给国家，偷偷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进酒家，坐茶楼，大吃大喝。”

“你指的是谁呀？”

“说来话长了，反正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好佬叔身为支部书记，没有挺直腰杆顶住罗！哼！也没什么了不起，莫看几个人闹得凶，横竖是公鱼仔掀不翻大渔轮。去冬连着开了几次辩论会，他们就变成哑巴了。嘿嘿嘿！”

“真的哑了？”

“不哑……几个蚊虫嗡嗡嗡，还能扭转人民公社的大船头吗！”洪大榕对自己的比喻很满意，纵声笑起来。

石玉亭沉思片刻，有意问：“当时你也跟他们斗了吗？”

“我……嘿嘿，你还不了解！我喜欢真枪真炮。如果敌人胆敢来犯，石队长，你放心，我保证冲锋陷阵！”洪大榕目视前方，双腿横跨，两手自如地掌握着舵轮，表现出一副渴望战斗的神态。

石玉亭品味着小伙子的话，琢磨着他流露出来的思想动向。一股强风呼啸着灌进驾驶室，船身也随着摇晃得厉害了。石玉亭关心地问：“今年以来，大队的生产怎么样？”

“不算好，第一季度的指标怕是达不到了。”

“什么原因呢？”

小伙子眉间打起了结，忽然变得气呼呼的，边想边说：“有人批评好佬叔下台以后，不该工作消极；有人埋怨秀女是个‘雏

鸡’，举出来支撑大队的工作，太缺乏经验。唉！哥说哥道理，嫂作嫂文章，真是哑巴胡乱哇，聋子又打岔！我实在搞不清爽。石队长，你水平高，回岛后好好调查调查罗！”

“看看，刚才你还认为那些人真的哑了哩！大榕啊，几个蚊虫嗡嗡嗡，虽然扭转不了人民公社的大船头，可是蚊虫的背后还可能有更厉害的东西呢！不斗，能行吗？”石玉亭扶着小伙子的肩膀，留给他一段思索的时间，然后接着说：“今年气候变化异常，现在还一个劲地刮五、六级北风，是不是也对渔业生产很不利呢？”

“是罗是罗！”洪大榕的情绪缓和下来，忧心地道：“阿爸说：三月北风，恶过雷公。这一刮，江口飘流出来的鱼食就变路了，渔场也就跟着变迁了。如果还凭老经验，肯定晒舱底，应该赶快去摸新渔场，寻鱼群。”

“对！应该尽快开辟新渔场！”石玉亭顿了一下，又积极鼓动说：“当前，国家的经济情况还没有完全好转，帝、修、反都在幸灾乐祸，疯狂反华哩！大榕，咱们一定要争口气啊，可不能被困难吓倒。有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能千方百计地增加产量。”

洪大榕咧开大嘴，嘿嘿笑了。半晌，他忽地象孩子一样，恳求道：“石队长，晚饭来我家作客吧！我去钓些石斑鱼、泥猛鱼、大龙虾，一起喜庆喜庆。这些年，阿爸可想你哩！”

石玉亭使劲扳了扳洪大榕的肩膀，激动地说：“我也很想你们哪！”

五号渔船驶过岛北突出部的狼牙嘴，船头一扭，减慢航速，徐徐进入了港湾。

石玉亭钻出驾驶室，跳下扶梯，大步走到船头，一面帮着两个老社员做停泊的准备，一面向岛上、湾内望去……水泥码头扩大了，水产收购站的库房修高了，供销社的门面加宽了。半山坡

上，霞岛小学新建了漂亮的校舍。山凹处又增盖了好几栋社员居住的花岗石渔楼。波平如镜的港湾内，桅杆林立，倒影婆娑。大陆来的和附近岛屿的兄弟船队，载着鲳、鳗和池鱼，沐浴着灿烂的霞光，已相继归来。在一阵阵欢乐的渔歌声中，人们忙着启舱卸鱼，担子沉甸甸，跳板颤悠悠，码头广场上堆成了座座鱼山，在晨曦中闪闪发光，十分壮观。

眼望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石玉亭激情满怀，心潮翻滚，禁不住暗自说道：

“霞岛的确越变越美，越变越富饶！可正在这里，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第二章 心潮逐浪

霞岛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曾秀女匆匆走出办公室，一个箭步跳上门前的石台，举手遮阳，极目向湾内眺望。看上去，她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短发，圆脸，五官端正秀丽；上穿浅蓝色的紧身衫，下着筒脚肥大的黑色长裤，保留着浓重的南海渔家少女的乡土气息；腰间扎着一条战争年代的军用皮带，皮带右侧挂着一支小手枪，显示出从小热爱武装的战斗性格。这时候，一群海燕好象给她指示目标似的，伸展着坚强的翅膀，正在渔港上空上下翻飞。她望着望着，“啊”了一声，跳下石台，宛如矫健的海燕飞向码头去了。

她划着一只小舢舨，赶到五号渔船跟前，快活地叫着：

“石队长！你好啊？我一眼就认出是你来了！”

“秀女同志！”石玉亭急忙迎到船舷，见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还是那样开朗快活、充满朝气，心中很高兴。他迅速地把网袋和背包递下舢舨去。

曾秀女接过背包和网袋，辨认着脸盆里的菜秧，毫不客气地说：“好呀，茄秧，辣椒秧，还有西红柿，不多，也得二一添作五，军民对半分。呃，没给我们捎点学习材料来？”

“有一些，在背包里。”石玉亭又转问道：“一转眼，担子上肩了，不轻啊！”

“学中干，干中学嘛！当初你动员我当民兵排长的时候不是说过，共产党员的铁肩膀就是压出来的吗？”秀女捂着手枪，抿嘴笑了笑，“好在有公社党委的指点和群众的支持。现在，你回来了就更好了。”

“不论是你，还是我，都得依靠党和群众！”石玉亭诚恳地望着秀女。

正在岸上劳动的男女社员和职工们，相继认出了石玉亭。刹那间，你唤他喊，有的招手，有的扬臂。当石玉亭刚刚登上码头，人们便一窝蜂似地围拢过来，这个握手，那个问好。一串串亲热的笑声，一股股奔放的暖流，冲击着石玉亭，使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曾秀女急于拿到学习材料，便陪石玉亭离开码头，领他抄一条近路上山，朝守备队队部走去。两人边走边谈。惯于调查研究的石玉亭，抓紧点滴时间，向曾秀女详细询问了近年来的民兵建设情况。

山腰小路上，忽然“噗咚噗咚”跑下来一个人，冲到石玉亭眼前，张开双臂就把他抱住了：“提前上岛，为啥不打个招呼，我的老伙计！”

“老许呀，咱俩又凑到一块来了。”石玉亭也高兴得使劲拍打对方的后背。

霞岛守备队副指导员许家龙，兴奋得眼睛都湿润了，抢下背包来，问道：“身板还结实吧？凤玲同志也好吧？”

“好好好，一切都好。”石玉亭见许家龙眼角似乎又增加了两条皱纹，眼神里流露出疲乏的样子，关心地道：“老许，看来你是够忙的啊！”

“是啊，整天忙得团团转，也忙不出个名堂。”许家龙坦率地说。

曾秀女立在一旁，看着两个老战友相见的亲热情景，心里也觉着暖烘烘的，想插句话也无从启口，只是默默地笑。

“走，走，快上山吧！”许家龙还想从曾秀女手里抢过网袋来，没能如愿，只好作罢，背着背包“蹬蹬”地走在前面。他一面走一面唠叨：“老石啊！你回来就好了，我一个人实在是顾东顾不了西，忙山上忙不了山下。一个守备队就够我支撑的了，还得做群众工作呀！可是这里的……唉，一言难尽，慢慢再扯吧！”

曾秀女听在耳里，眉间聚起了细细的皱纹，随即又舒展开了，只是摇头笑笑。

许家龙是个心里存不住事的人。嘴说“慢慢再扯”，肚子里的烦躁情绪却直往喉咙上涌，走了几步，又叹道：“当然了，守备队的工作也没做好，可是这小小的渔村，实在是太复杂啦！秀女同志的担子真不轻啊，老石，你回来我心里踏实多了。”

“那么你哩？你就想撒手不管啦？许副指导员。”曾秀女接过话头。她的语气里既包含着期望，也流露了批评。

许家龙叹了口气，笑道：“哪能不管呢？只是怕管不过来哟！”

曾秀女沉思了一会儿，把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只望莫被那‘复杂’吓住哩！吓得好久好久不照面。”

不知是刺伤了自尊心，还是戳到了痛处，许家龙转过身来，睁大眼睛望着秀女，无可奈何地笑道：“秀女同志啊，咱们为啥总是疙疙瘩瘩的呢？今天当着老石的面，把分歧敞开来摆摆好不好？”

“好！”曾秀女正色地说：“在对待渔业大队存在的问题上，分歧就不小。我认为，这关系到能不能搞好军民团结、军民联防的大事。”

敏感的石玉亭，一上岛就接触到了一些问题，很想继续听下去，便朝前挥挥手，笑道：“走，走，边走边说，一面爬山一面辩